

一个铁道兵关于南疆生活的回忆

1984年1月1日,38万铁道兵战士集体转业,并入铁道部。从此,“铁道兵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消失。但是,铁道兵的丰功伟绩,却永远留在我军的光辉史册上。2005年末,央视一套电视剧《铁色高原》,首次再现了铁道兵修筑铁路的那些“战”与“火”生活场景。我有幸陪伴一位当年曾参与修建“南疆铁路”(新疆吐鲁番至库尔勒)的老铁道兵,从头至尾观看了该剧。看到最后,“老兵”泪流满面,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——

遇到“老额吉”

我叫谈兵。那一年,我在铁道兵新疆某部当班长,在一个大风呼啸的冬日里,奉上级指示,我和四个战友,去天山里面的哈布其哈河边,一个名叫“大西沟”的冰天雪地的地方,看守一处物质仓库。

那天走得仓促,我们只带了一顶棉帐篷和几块睡觉的铺板,以及铺盖等用具。由于部队刚进疆不久,谁也不会搭“地火笼”。所以,没几天我们几个就都被冻烂了手脚。仓库离部队的驻地挺远,我这个当班长的,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情急之下,我和一位战友一起去到不远处的一家蒙古包里,想找蒙古“老乡”想想办法。

这蒙古包里有一老一小,老的是一个“老额吉”(老奶奶),小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格格(小姑娘)。经打听才知道,老额吉已六十多岁了,是这个家的主人,小格格十五岁,学校放寒假了,她是特意从乌鲁木齐赶到天山里面来陪伴老额吉的。见到我们,老人很高兴,

赶紧把我们让进蒙古包,扒开牛粪火,给我们熬奶茶。

这是我们进疆后头一次喝奶茶,热乎乎的一碗奶茶下去,浑身上下从头到脚,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舒服。小格格会说普通话,当了我们和老额吉的翻译,当我把战友们冻伤的情况告诉老额吉时,她拉起我们就走,来到我们的临时“驻地”,屋里屋外都冷飕飕的,也没生火。她一句话也没说,拉起她的小孙女就走了。

没过多大一会,正当我和战友们议来议去,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对,违反了民族习惯的时候。屋外传来了阵阵“勒勒车”的轱辘声,我们出门一看,只见一老一小赶着小毛驴,给我们拉来了满满的一车干牛粪。我和战友们都激动得哭了。

自那以后,老额吉对我们来自南方的五个“娃娃”(老额吉这样称呼我们),就像自己的亲儿子。她告诉我们冻伤了以后,要用雪先把冻伤了的地方擦热。再后来,又手把手地告诉我们“托土坯”,垒“地火笼”。



老铁道兵回想往事,思绪万千

第二年,随着部队的撤防,我们要走了,老额吉流下了热泪。她在我们五个人的额头上分别都亲吻过后,把我们紧紧地搂在一起,伤心地哭了。

哈河边的“葬礼”

1975年底,我当了排长。当时,我所在的连队驻守在天山里面的哈布其哈河边,一个名叫巴伦台的地方办“道碴”厂。负责整个“南疆”线的“道碴”生产任务。

一天,我们连风枪班的九名战士,在作业面上“清障”的时候,突遇塌方,半边石头

山无情塌下来,六名战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第二天,要给牺牲的战友“送行”了,六口黑黑的榆木棺材,整齐地摆在操场中央。记得那天早晨,全连列队开饭,热气腾腾的馒头,香喷喷的洋葱炒肉。要在平时,准会一扫而光。可是,黑黑的大棺材,让全连的战士们食欲全无,谁也不愿去装饭。大胡子四川连长见此情景,朝队前一站,大吼一声:“立正”!然后,挥动起他那一双大手:

“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,预备——唱”!全连战士在连

长的指挥下,一口气把《铁道兵之歌》连唱了三遍。

“为了失去的战友,为了南疆铁路的早日通车,现在,我命令:每人吃三个馒头。”

下午,我们在冰天雪地的天山脚下哈布其哈河边,给牺牲的六位战友“送行”。全连281名干部战士,静静地站在六位烈士墓前,列队脱帽,没有任何人说话,也没有任何人指挥,一起齐刷刷地跪了下去,用千百年来最古老的祭奠方式,给战友送行,向战友告别。

天山深处的小姑娘

1979年的夏天,上级安排我到塔什店火车站去代职——当站长。

这个火车站离库尔勒总站60公里,紧靠新疆第一大淡水湖——博斯腾湖。这个火车站,实际上是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“博湖造纸厂”专设的一个转运站。站址建在紧靠“博湖”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,气温最高的时候可达摄氏五十多度,艰苦的条件可以想象。

再后来,我被调到天山里面的哈布其哈河边,在某部训练队当参谋。一天下午,结束训练课目回到房间,我打开收音机,一边听音乐一边洗漱。忽然,我发现窗户玻璃上,紧贴着一张稚嫩的小脸盘。在我俩眼光对视的一瞬间,那“小脸儿”对我友好地笑了笑。我出门一看,是一个身穿小绿袍,腰扎黄腰带的蒙古族小姑娘。

我招了招手,小姑娘进到我的房间,她竟直向我的床头走去,一脸好奇地看着我那小

的美多牌收音机。我明白了,是收音机里那动听的歌声把她吸引来的。

小姑娘名叫娜仁其其格,她家刚从乌拉斯台草原那边转过来。哈河边对面的那个新支起的蒙古包就是她的家。小娜仁告诉我,她家就她一个姑娘,下面三个全是“巴郎子”(蒙语:男孩)。她刚满十岁,本来她一直在上学的,都已经读三年级了。可是,由于家里自她以后,接连添了三个小巴郎,家里太穷,她阿爸就不让她读书了。但是她告诉我,她做梦都想读书……

大概过了五六天,我们训练队放电影,小娜仁又来了。这一次,她还带来了她的三个弟弟,一进屋,小娜仁就嚷嚷着要我放收音机给他们听。在她的弟弟们听收音机时,小娜仁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包来,告诉我,这是托她的同学找到的一套小学四年级的教科书。她阿爸说了,只要她每天做完家务事,她就可以在家里“自己读书”了。说到这里,小娜仁似乎有什么事对我不好说,愣愣地站在那里不说话。过了一会,我意识到,小娜仁可能是想要我辅导她学习。我问她是不是,她对我点了点头。我对她说,我答应你。小娜仁高兴地在房间里转起圈来。就这样,我成了小娜仁的业余辅导老师。

第二年一开春,组织上要送我到内地的一所军事院校带职学习两年,而小娜仁全家也搬到乌拉斯台那边去了,我们就分开了……

30多年过去了,我也年过半百,但常常回忆起那段生活,每次都思绪万千…… 谭正国

美国丽人赌场得意人生失意

美女竟是赌手

周六晚上十点半,拉斯维加斯的凯撒皇宫赌场里灯火辉煌,21点的牌桌前人头攒动。一名金发女郎也在其中,她时不时地对人傻笑,肥大的牛仔裤松垮垮地卡在腰际,T恤衫上印着软饮料的广告,毛绒熊造型的书包半背在身后。稚气未脱的她,看起来像个贪玩的大学生。

随着音乐的节拍,金发女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,买下了3000美元的筹码,一古脑儿押在台子上。牌桌上还坐着几个NBA的明星和演员迈克尔·福克斯,他们根本没把这个小女孩放在心上。毕竟这是拉斯维加斯,而21点是这里赌注最高的游戏,下注的最低限额是100美元,最高5000美元。

21点的规则说起来很简单,每家先分到两张牌,然后各自抓牌,最后谁的总点数最接近21,而又不超过21,谁就是赢家,如果大家都超过了21,就算庄家(也就是赌场)赢。按概率计算,玩21点的时候,赌场比顾客多2%的胜算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庄家优势”。不要小看这2%,每年赌场靠它就净赚48.3亿美元。

今晚的庄家优势很明显,明星和影星都频频受挫,金发女郎也有输有赢,有一次,她连输了三局,开玩笑说要用书包顶账,但说笑之余,她总能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又一把手,继续押注。凌晨3点以后,金发女郎似乎开始转运,她分到一张A和一张8,加在一起是19(A既可以当1也可以当11用),这样她

就跟旁边一家持平,可以分到一半奖金。但出人意料的是,女郎要求再抓一张牌,还把赌注增加了一倍,从5000美金涨到1万美金。

7点半,金发女郎伸了个懒腰,收起一堆筹码,告别了牌桌,向现金兑换台走去。当她背着书包从凯撒皇宫走出来的时候,没人会想到毛绒熊的肚子里已经装了8万美金现钞,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俏丽的女孩子是职业赌手。

金发女名叫乔安娜·亨德森,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圣琼斯市,在职业赌手中名气很大,赌场老板给她一个外号叫“噩梦”。乔安娜的特长是记牌,她对记忆方法颇有研究,最善于用三维图像法记忆数字。记住牌桌上已经出现过的点数,乔安娜就能迅速计算出下一张牌可能是几点,凑成21点的概率有多大。掌握了这个技术的人,在牌桌上就反比庄家多了2%的胜算,因此赌场对记牌手深恶痛绝,一发现立刻“请”出场外。

多数赌场都有一个黑色档案,里面装着记牌高手的名字、特征和照片。因此乔安娜在赌场从来不用真名,而且每次都要先乔装打扮一番,有时装成事业有成的女强人,有时是飞扬跋扈的中年富婆,有时则是娇生惯养的小女孩儿。

其实乔安娜并不是单独行动,她只是赌手队的成员之一,每次她都是跟5到6个队友一起行动。乔安娜的队友也都是年轻女性,外表靓丽,聪慧机灵,而且都受过高等教育。在赌场里,她们分散在不同的牌桌上,时刻留意周围动

她周一到周五在医院做白衣天使,周末就来到赌城充当赌手,短短的几年,她靠“记牌”赢了百万美金。

在赌场,她有时候化妆成白领丽人,有时候打扮成清纯学生,她有自己的团伙,互相通风报信。那些想在赌桌上碰运气的人,都把钱送到了她们的口袋中。

她有钱了,却失去了幸福。她说,赌场有很多阴谋,一般人哪里会知道?

静,一有情况,互相通风报信,互相掩护。

乔安娜她们的赌本并不是自己的,而是由别人投资。投资者不参与赌博,只出本钱(一般需要投入一百万美元左右才有资格成为投资人)。赚钱后,赌手可以拿到40%的分成。

美国有几百个善于记牌的专业赌手,但其中女性只占十几个。这也是乔安娜特别成功的原因。很多赌场对男记牌手防得很严,他们只要赢得太多,立刻就会被保安盯上。相比之下,女赌手就不那么容易引起注意。乔安娜觉得其实女孩子更适合这个职业,因为女性更细心,更耐心,更善于察言观色。另外女人对危险的预感也让她和队友多次化险为夷。

入会要先考核

乔安娜天生就是个记牌手的料。她父亲是美国国家抗癌研究所的科学家,母亲是个建筑工程师。乔安娜从小就对各种棋、牌和对弈类游戏感兴趣,一直是学校国际象棋队的主力。她7岁就能默背化学元素周期表,小学连跳几级。从马里兰州大学毕业时,乔安娜拿到了生物学和新闻学的双学位,

随后进入加利福尼亚的帕玛医学院,专修脊椎按摩疗法。

有一年,乔安娜到拉斯维加斯参加医学研讨会,随便到附近的赌场去溜达,结果立刻喜欢上了21点这个游戏。以后她每年都利用节假日到拉斯维加斯玩上几天,但每次都只输不赢。虽然回回都赔上几百块钱和路费,乔安娜却乐此不疲,她隐隐感到玩21点有技巧,但却不知道如何找到其中诀窍。

1999年12月,乔安娜的一个学物理的女友给她打电话,“我的室友说她愿意教我们记牌,学得好的可以加入她的赌手队。”

乔安娜以前也听说过朋友的这个神秘室友,每到周末就失踪,回来时却是满口袋钞票。开始她们还担心这个室友是个应召女郎,后来才知道她是个职业赌手。

乔安娜立刻来到朋友的宿舍,三个人谈得很投机。朋友的室友是数学系的研究生,她告诉乔安娜,一个优秀的职业记牌手能在30个礼拜中赚一百万美元,但要加入赌手行列并非易事,需要经过残酷的考核。分手前,她给了乔安娜

一套玩21点的策略表和几本这方面的书。

乔安娜用了六个星期掌握了书上的记牌法。

准备就绪后,乔安娜决定接受入会考试。朋友的室友把她带到一个郊外别墅,屋子里布满了21点的牌桌。乔安娜必须跟队里的其他人轮番玩上几百次21点,而且是8副扑克一起玩。为了考验她的注意力,赌手们故意把音响开得震天动地,不断在她耳边大声喊各种数字组合。接下来的60个小时里,乔安娜只睡了5个小时,累得天昏地暗,就差一点精神崩溃,但她三天里只犯了5个错误,成绩还算不赖,当上了赌手队的见习成员。

队友先带她到二流赌场从小赌注玩起,每次都有资深队员在旁边监护。乔安娜渐渐地摸到了门路,一年以后,她已经升为女王级人物,每个周末都能拿回五位数的奖金。

但周一,乔安娜还正常回学校上课,她知道需要一技在身,一旦上了多数赌场的黑名单,无论技艺多高都只能退休。2001年毕业后,乔安娜在当地一家脊椎病医院工作。2003年,她和男朋友(在医学院时的同学)结婚。

生活很不如意

本来乔安娜以为自己找到了完美的平衡,周一到周五做天使,周末当赌侠。但双重生活很快让她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首先,她不敢告诉身为科学家的父亲,对女儿的精心培养都成了她赌博的资本。另外,丈夫也无法忍受妻子每个

周末的神秘消失,电话上陌生人的留言和那些来路不明的钞票。2006年乔安娜和丈夫正式分居,临走前,他对乔安娜说:“都是赌博害的,我希望你是一个正常的妻子,不是一个赌王。”

除了家庭上的不如意,乔安娜在赌场里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。很多人开始注意她们这个女子队。一次,她刚玩了两个小时就赢了25000美元,但突然预感到有麻烦,这时有人在背后拍了她一下。乔安娜回头发现身后站了六七个赌场保安,她的两个队友也暴露了,已经被铐上了手铐。一个女保安对她说:“我知道你是乔安娜,游戏结束了。”

乔安娜迅速把筹码扫进背包,然后对保安说:“我白天靠这双手工作,请不要用手铐,我跟你走就是了。”后来她们被带到一个小小的,没有窗户的房间里,保安们把乔安娜的队友铐在椅子上,对她们大喊大叫了整整一个小时,还要所有队员在一个保证书上签名,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踏进这家赌场,这才放她们回家。乔安娜她们又气又怕,但这种事到警察局也没用,因为赌场是私人领地,而记牌的确违反了赌场规定。

乔安娜说她在考虑退休,在赌手生涯中,她总共输了5000美元,却赢了上百万,其中35%被她积攒起来。现在乔安娜已经有足够的钱,可以开自己的诊所了。去年纯粹为了好玩儿,她自己投资出版了一张个人专辑。前几天,乔安娜的车出了故障,技师说要等一天才能修好,她告诉技师别修了。 王悦